契丹大字《多罗里本郎君墓志铭》考释*

丛艳双　刘凤翥　池建学

[提要]本文考释契丹大字《多罗里本郎君墓志铭》涉及的多罗里本的生、卒年及家人情况，构拟了两个契丹大字的音值。

我们从内蒙古赤峰地区获得一件辽代墓碑的照片等。墓碑为红色砂岩质，上圆下方。碑的尺寸、出土时间、地点以及原石现存何处等均不详。从墓碑文字内容推测，墓碑当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罕苏木苏木的耶律羽之的家族墓群。

墓碑两面周边均饰以双线夹着的勾连纹。碑额部分饰牡丹花纹。正面刻契丹大字15行，背面刻契丹大字6行，共21行。我们得到的照片仅能看清正面15行文字。背面的字由于照片太小而看不清楚。

现对墓碑正面的15行契丹大字作些考释。如有不妥之处，尚乞海内外博雅不吝赐教。

墓碑第一行的前半行是碑的题目。前七个字虽然不能解读，但可以推测其为墓碑主人的身份，可能是官衔。该行第八、第九和第十字是墓碑主人名字。三个字分别读[dor]、[li]、[pun]。[①]我们不妨用汉字“多罗里本”音译它。该行第11、12两字拼成一个单词，义为“郎君”。[②]其读音为“沙里”。[③]该行第13字是“郎君”的所有格词尾，读音为[ən]。第14字为“墓”字之义，第15、16、17三个字拼成义为“志”的单词。[④]根据前后文意推测，第18字只能为“铭”字之义。此行末四字曾被释为“铭曰”，[⑤]现在释为“志铭”。墓碑题目的可释部分为“多罗里本郎君之墓志铭”。因此，我们可把墓碑命名为《契丹大字多罗里本郎君墓志铭》。

墓碑第1行的后半行是墓志铭撰者的身份和名字。该行第19、20两字根据前后文意推测，可能为“堂”字之义。姑且立此假说，一待来日之验证。第21和22两个字为“祖父”之义。[⑥]第23、24、和25三个字为人名“慈家奴”，再下面的两个字拼成一个单词，义为“撰”。墓碑第一行的后半行可释为“堂祖父慈家奴撰”。“慈家奴撰”的词组还出现在契丹大字《永宁

* 本研究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局学习科研处和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基金资助。

① 刘凤翥、王云龙：《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铭〉之研究》，《燕京学报》2004年新第17期。第88和84页。对契丹大字音值的构拟，凡引自该文《契丹大字音值构拟表》的不再加注。

② 丰田五郎撰、萧爱民译《解读契丹大字的线索》，苏赫、田广林、薛志强编《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北京版，第301页。

③ 《辽史》卷116国语解，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北京版，第1534页。以下所引《辽史》皆为此版本，不再注明版本，仅注明页数。

④ 刘凤翥、唐彩兰：《辽“萧兴言墓志”和“永宁郡公主墓志”考释》，《燕京学报》2003年新第14期，第78页。

⑤ 刘凤翥、马俊山：《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考释》，《文物》1983年第9期，参见第28和第50页。

⑥ 刘凤翥：《契丹大字中的若干官名和地名之解读》，《民族语文》1996年第4期，参见第40和44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郡公主墓志铭》第 2 行。[①]慈家奴是辽代晚期契丹大字的文章高手，他还撰写过《耶律祺墓志》。

墓碑第 2 行的第 8 至第 12 的五个字是第 1 行出现过的“多罗里本郎君”。第 13、14、15 三个字是附有所有格词尾的序数词，义为“第二的”。在此处是说名字中的的第二个单词，或者说第二个名字。墓碑第 2 行的第 16、17 两个字拼成一个单词。第 16 字为词干，第 17 字为附加成分。第 16 字在拼写契丹语“封官”的“封”字时作词首部分，契丹语“封”的词首部分可以作人名“特每”，同是记录契丹语的契丹大字亦应如此。因此墓碑第 2 行的第 16、17 两字合起来应当作人名“特每”。墓碑主人的全名应作“特每·多罗里本”。

契丹人的契丹语名字，一般最少有两个单词甚至更多的单词，而契丹语的单词一般是多音节，我们把两个单词的契丹语名字译为汉语时，用·符号区隔单词。例如“留宁·郭三”、“遵宁·涤鲁”、“撒懒·敌烈”、“逊宁·休哥”，等等。《辽史》在处理这些契丹语人名时往往把第二个单词作名，第一个单词作字。例如契丹小字《耶律奴墓志》第 6 行中的“逊宁·休哥”《辽史》卷 83 作“耶律休哥，字逊宁”。契丹小字《耶律（韩）迪烈墓志铭》第 7 行中的“遵宁·涤鲁”在《辽史》卷 82 作“涤鲁，字遵宁”。

墓碑第 2 行的第 18 字为“六”。第 19、20 两字拼成一个单词，义为“院”。第 21 和 22 字拼成一个单词，根据前后文意，我们推测该单词可能是人名“蒲古只”。第 23 和 24 两个字拼成一个单词，可能是契丹语官名“夷离堇”。该行第 35 和 36 两个字拼成一个单词，义为“上边的”和“上辈的”。第 37 字义为“爷”。契丹语中的“上辈的爷”就是“祖宗”、“祖先”之义。第 38 和 39 两个字拼成一个单词，这个单词就是墓碑主人祖宗的名字，第 38 字目前尚不能解读，第 39 字拟音为[ən]或[in]，在作人名时往往被译为“隐”或“宁”。

墓碑第 3 行的第 2 字义为“之”。第 3 字为“子”。第 4、5、6、7 四个字根据前后文意推测，可能是人名，第 4、5 两字目前尚不能解读。第 6 字拟音为 [in]或[ən]。第 7 字拟音为 [la] ，为名字中的另一个单词。很可能是耶律羽之的契丹语的名字，这与《辽史》卷 75 耶律羽之传“羽之，小字兀里，字寅底哂”的记载虽不完全吻合，但也不是不着边际。[ən]与“寅底哂”的“哂”字尾音一致。[la]与“兀里”的“里”读音相近。我们姑且把第 4、5、6、7 四个字假定为“寅底哂·兀里”。第 8、9 两个字拼成一个义为“宰相”的单词。第 10 字义为“天”。第 11 字是直接借用的汉字，字形、字义、字音均等同于汉字“皇”。第 12 字也是直接借用的汉字，字形、字义、字音均等同于汉字“帝”。契丹语中的“皇帝”是汉语借词。“天皇帝”是指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第 13 字义为“之”。第 14 字义为“时”，读音为[pho]。第 15 字为时位格词尾，表示在什么时间。“天皇帝之时于”按汉语语序为“于天皇帝之时”。第 16 字为东丹国的国号。在契丹小字中东丹国号是由  和  两个原字拼成的单词，读音为[tan]。[②]同为记录契丹语东丹国号的的契丹大字也应读[tan]。第 17 字义为“国”。第 18 字为所有格词尾。第 19、20 两个字拼成一个单词，义为“宰相”。在辽太祖时任东丹国宰相者舍耶律羽之莫属。墓碑第 3 行第 23 字为“天”，它与第 24、25 字连起来组成一个词组，这个词组是指辽太宗。

墓碑第 4 行的第 23、24、25 三个字是在第 3 行已经出现的我们假定为耶律羽之的契丹语名字“寅底哂”。紧接着的第 26、27 二字为“宰相”。第 28 字是连接在[a]类元音词干上的所

[①] 刘凤翥、唐彩兰：《辽“萧兴言墓志”和“永宁郡公主墓志”考释》，《燕京学报》2003年新第14期，第89页。对契丹大字的释义，凡引自该文和《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铭〉之研究》者，不再加注。

[②] 刘凤翥《从契丹文字的解读说东丹国号》，《东北史研究》2004年创刊号，第41—42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有格词尾。第29、30两字拼成一个义为“第二”的单词。第31字义为“子”。第32、33、34、35四个字为人名，即东丹国宰相的第二子的名字。第32字尚不能构拟其音值。第33字的字形等同于汉字“太”，可音译汉语借词“大”或“太”。第34字为契丹语官名“于越”的第一个音节，音“于”。如前所述，第35字可音译为“宁”或“隐”。我们把这四个字的契丹语人名释为“□·大于宁”。第36字既可以释为契丹语中的汉语借词“将”，也可以释为契丹语中的汉语借词“相”。这是因为契丹语中[tɕ]、[tɕh]、[ɕ]不区分词义所致。在此处是音译汉语借词“相”。第37字字形、字音、字义均等同于汉字“公”。“相公”是“□·大于宁”的身份。

墓碑第5行的第13至18字为第4行已经出现过的“□·大于宁相公”。第19、20两字义为“之子”。21字拟音为[ʃɑ]。21、22和23为人名。该人名可释为“沙宁·□”。即□·大于宁相公的儿子名叫沙宁·□。人名沙宁·□还出现在第7行。

墓碑第7行第15字应释为“大”，第16字是直接借用的汉字“王”。第17字义为“六”。第18字和第19字拼成一个义为“院”的单词。

墓碑第8行第3字义为“乙里娩”，是契丹族已婚妇女在丈夫被封为王时所获得的契丹语封号的音译，义为“王妃”或“诰命夫人”之类。第4字和第5字是附有所有格词尾的“二”，即“二的”，在这里是“二人的”之义。第10字和第11字为人名。第10字的音值目前尚不能构拟。第11字音“八”。第12和13字拼成义为“郎君”的单词。“□八郎君”在第8行的下半行再次出现。第24、25、26和27四个字为“□八郎君”的娘子的名字。其中除了第26字的音值目前尚不能构拟之外，其它三字的音值分别为“奴”、“辛”和“节”。“□八郎君”和他的“奴辛□节娘子二人之子”是“多罗·慈家奴太尉”。

墓碑第8行最末两个字是辽兴宗的年号“重熙”。此二字与第9行的前五个字连起来为“重熙皇帝之时于”，即“于重熙皇帝之时”。第9行还出现了辽道宗的年号“清宁”。这是说多罗·慈家奴太尉在重熙和清宁年间做什么事或做什么官。

墓碑第10行有“多罗里本郎君多罗太尉□辛里娘子二人之长子，重熙六戊寅年七月十六日于生”的内容。其中的“多罗太尉”即“多罗·慈家奴太尉”。“□辛里”为人名，是“多罗·慈家奴太尉”的娘子的名字。这段内容是说墓碑主人多罗里本郎君是多罗·慈家奴太尉和□辛里娘子二人之长子。多罗里本郎君生于重熙六戊寅年七月十六日。重熙六年为丁丑，不是戊子。戊子是重熙七年。“六年”和“戊子”必有一个是错误的。

契丹大字天干中义为“戊己”的“”。在契丹语中，用五个词表示十个天干，即“甲”和“乙”是同一个词，“丙”和“丁”是同一个词，“戊”和“己”是同一个词，“庚”和“辛”是同一个词，“壬”和“癸”是同一个词。在契丹小字中“大金国”的“金”与“戊”和“己”是同一个字形作“”的字。同是记录契丹语的契丹大字也应有类似的情况。以前被误称为《应暦碑》的契丹大字墓志第1行开始的三个字作“”。[①]根据对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中诸多年号的比对，确定了此三字为“大金国”之义。《应暦碑》已被订正为金代大定十六年（1176）的《李爱郎君墓志铭》。[②]多罗里本郎君墓碑中的契丹大字非常规范，其第10行中的

墓碑第11行和第12行是叙说墓碑主人多罗里本郎君的事迹，但我们目前尚不能解读。墓碑第13行有“大康六年闰八月二十二日于岁四十三于薨”。如果多罗里本郎君生于重熙六

① 刘凤翥：《契丹大字六十年之研究》，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8年新第7期，第336页。

② 刘凤翥、王云龙：《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铭〉之研究》，《燕京学报》2004年新第17期。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年（1037），大康六年卒时应为四十四岁，不是四十三岁。因此，墓碑第10行的“重熙六年”为“重熙七年”之误。如前所述，重熙七年也与戊子的干支相符合。前面我们提到，第10行的“六年”和“戊子”必有一个是错误的。现在看来错误的是“六年”而不是“戊子”。从重熙七年（1038）戊子到大康六年（1080）庚申恰为四十三岁。

墓碑第13行出现的单词“闰”是由两个契丹大字“**吹**”和“**夭**”拼成的单词。契丹小字中的单词“闰”出现在《耶律智先墓志铭》第8行。[①]也出现在契丹小字《义和仁寿皇太叔祖哀册文》第4行。[②]字形均作，是由三个拟音分别为[ph]、[ul]、[u]的原字拼成的读音为[phulu]的单词。[③]同为记录契丹语的契丹大字中的由“**吹**”和“**夭**”拼成的单词“闰”也应读音为[phulu]。我们不妨把契丹大字“**吹**”拟音为[phu]，“**夭**”拟音为[lu]。刘凤翥和王云龙发表在《燕京学报》2004年新第17期中的《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铭〉之研究》一文附有《契丹大字音值构拟表》。其中为189个契丹大字构拟了音值，现在再加上“**吹**”和“**夭**”的拟音，可使191个契丹大字音值被构拟。

百衲本《辽史》第24卷大康六年条有一句“九月壬寅，祠木叶山”。中华书局校点本在这句话前加了一个“闰”字。卷末的“校勘记”说：“闰字原脱，按《朔考》（引者按：原作《闰考》），九月庚申朔，无壬寅、己酉；闰九月庚寅朔，壬寅十三日，己酉二十日。据补。”《辽史》卷44《闰考》大康六年条有“闰九月庚寅，宋”，在九月栏作“宋庚申”。中华书局校点本忽略了两个“宋”字。闰九月朔日为庚寅的是宋朝的朔闰，而不是辽代的朔闰。九月朔日作庚申的也是宋朝的朔闰，而不是辽代的朔闰。陈垣先生早已经把此事说明白。他说此年“辽闰八庚申，九庚寅”。[④]即大康六年，辽朝闰八月，朔日是庚申。九月的朔日是庚寅。中华书局校点本《辽史》在“九月壬寅，祠木叶山”前所加的“闰”和所作的“校勘记”都是错误的。多罗里本郎君墓碑第13行出现的“大康六年闰八月”的史实证明了陈垣先生论断的正确性。

墓碑第15行的“大康七辛酉年三月戊子朔十五日壬寅日”是墓碑主人多罗里本郎君下葬的日子。

墓碑第13行和第14行说到了墓志主人的妻子□安·莫圣哥娘子是某将军之女。他们的“女孩子”“岁十四”如何如何。

为了使广大读者便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该墓志，特把墓志前15行全部摹录附于本文之末。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philological study on the epitaphin Qidan Big character for Dololiben, involving his born and died days, conditions of his family members. Sounds of two Qidan Big characters are reconstructed in it.

① 赵志伟、包瑞军：《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志铭〉考释》，《民族语文》2001年第3期，第3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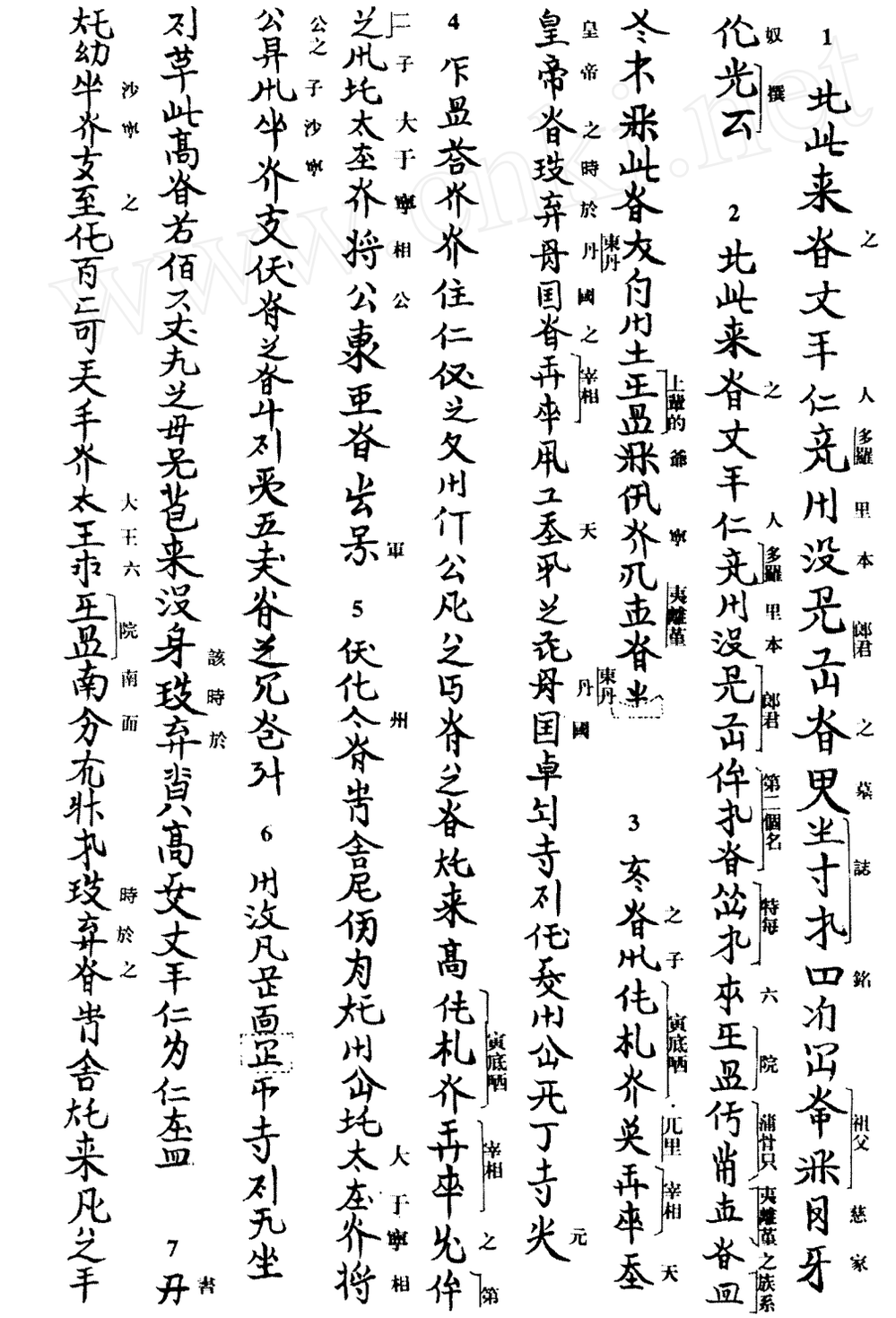
② 清格勒、刘凤翥：《契丹小字〈皇太叔祖哀册文〉考释》，《民族语文》2003年第5期，第27页。

③ 刘凤翥：《最近20年来的契丹文字研究概况》，《燕京学报》2001年新第11期，第234和23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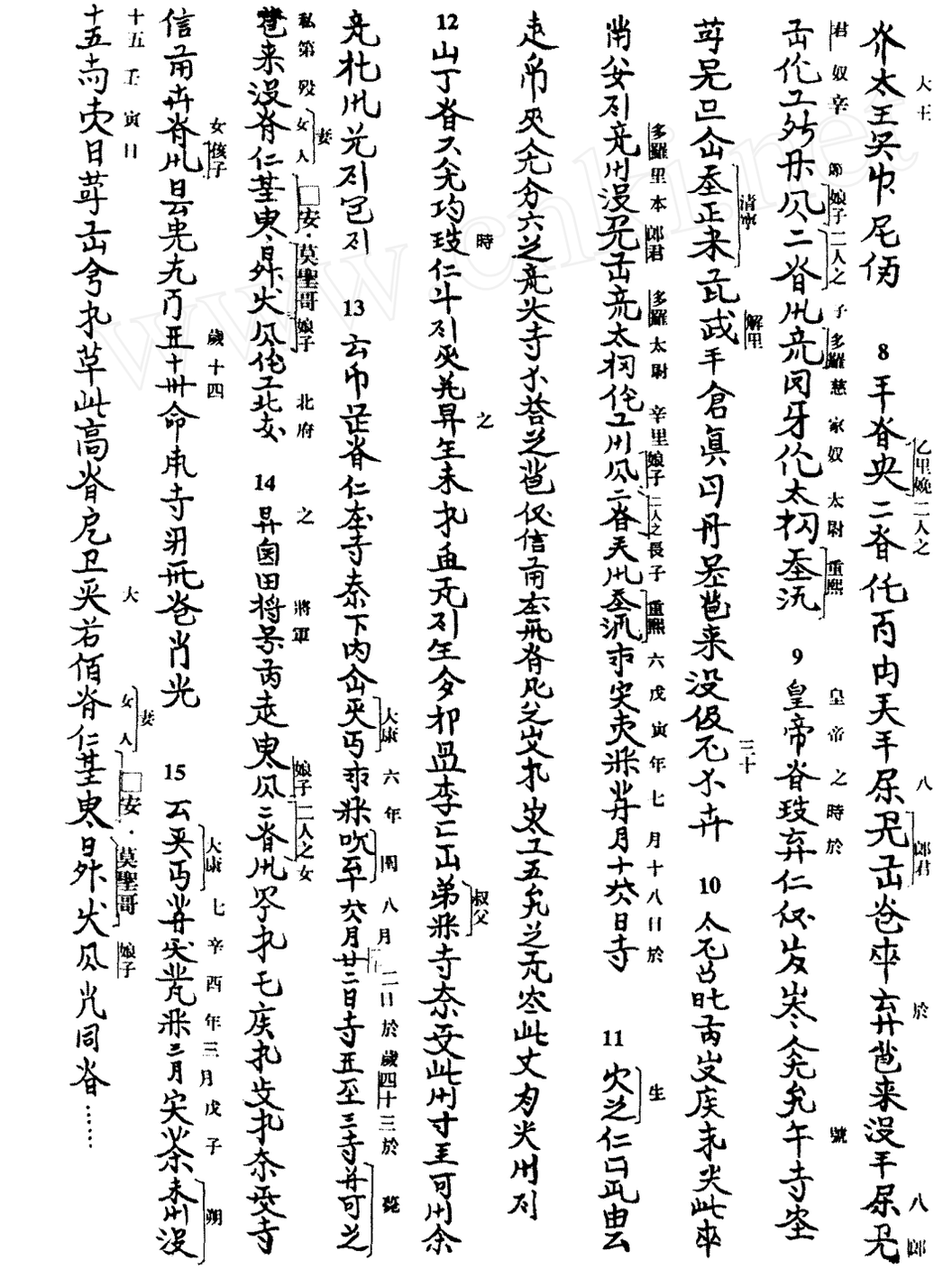
④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9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契丹大字多羅里本郎君墓誌碑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通信地址：025550　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
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多罗里本郎君墓志铭碑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